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which, advancing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island, gradually work their way forward, and seem as if in a short time they would form a junction, and altogether insulate Sumburgh-Head, when what is now a cape will become a lonely mountain islet.

海 盜

(英)瓦尔特·司各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王帆 高景轩 尹东哲 耿爽 译

covered from the mainland, of which it is at present the terminus, extremely

Man, however, had in former days considered this as a remote or unlikely event, for a Norwe-

THE PIRATE
BY
WALTER SCOTT

本书根据 Waverley Novels Volume XIII
The Ballantyne Press 版译出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海 盗

(英)瓦尔特·司各特 著

王 帆 高景轩 译
尹东哲 耿 爽

责任编辑:张晓黎

装帧设计:李文章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康董康 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河北南宫市印刷厂(河北省南宫市南大街路西)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4.75 印张 356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1—30,000 定价:16.50 元

ISBN 7—80611—321—5/I·310

第 一 章

隆冬的风暴已经平息
只有海潮还在汹涌奔腾；
有谁站在北极的荒岸上高歌：
“我曾为你焚烧我的竖琴？”

麦克尼尔^①

在北极圈附近，经常劈波斩浪的航海者都熟悉一个地势狭长、形状怪异的岛屿。这个岛屿就是通常被称为设得兰的梅因兰岛。^②它的面积远比其他岛屿更大，东南端是一片名叫萨姆伯格角的陡峭绝壁，承受着滔天巨浪的强大冲击。潮水从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之间涌进，以仅次于彭特兰海湾浪潮的势头一路荡漾而去。

覆盖着浅草的一侧海角向内陆倾斜下降，形成一个狭小的地

① 赫克·麦克尼尔(1764—1818)，苏格兰诗人。以上诗引自他的《苏格兰诗歌》(1809)。

② “梅因兰”的原意是“大陆”、“主岛”或“群岛中最大的岛”。

峡。冲涌而来的海水，溢漫成道道支流，从岛屿的两端汇聚成一股高涨的浪潮，仿佛要将萨姆伯格角完全阻断，使海角与顶端的梅因兰岛分开，形成一个孤零零的石岬。

然而，无人相信梅因兰岛的石岬果真会被海潮分开。从前曾有一位挪威官员，据说还是一位奥克尼伯爵，在这片石岬建起一座府邸。如今，府邸已了无踪迹，肆虐的尘沙将它掩埋成一片废墟。但是，直至17世纪末叶，伯爵的府邸仍有部分保持完好，可以住人。它是一座用粗大石块造成的简陋建筑，缺乏赏心悦目的装饰点缀；房屋巨大而狭长，屋顶陡斜，覆盖着用灰色沙石浇注的石板。窗户不多，也很小，极不齐整地分布在建筑物的上上下下。依附正房的一些较小的房屋，譬如杂什间，以及供侍从和奴仆居住的下房今也已变成废墟；椽子已被拆下当柴焚烧；墙壁塌陷，积年的沙土堆积在府邸的寝室之中，足有一米厚。

在这一片积尘当中，约有四十公亩地原来被圈成了花园。这里多亏府邸的围墙挡住了无情的海风，使它不能肆虐无度。经过贾尔肖夫镇上居民竭尽全力设法整理培植，终于生产出了适宜这种环境的各类作物。实在是得天独厚，这些岛屿所经受的严寒，反不及苏格兰本土那么强烈。然而，如果没有任何掩护，哪怕最普通的菜蔬也会无法生长，至于灌木和树林，不过是非分之想而已。

离府邸不远的一处海滩，可见到沙流形成的一个类似天然海港的地方，停泊着三四条渔船，盖有几间极为简陋可怜的茅屋，供贾尔肖夫镇上居民和佃户居住，他们迫不得已接受了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承租了庄主所有的土地。庄主本人则选定了岛上另一部分更为合适的地方，住在属于自己的庄园里，难得去视察他在萨姆伯格角的地产。他是一位正直，坦率的设得兰乡绅，不过由于他身边都是一些靠他养活的人而必然显得脾气有些火爆，而且他的闲暇时间过多，习惯上太爱寻欢作乐。他生性诚恳，对自己人慷慨大

方，对外乡人殷勤和蔼。他也出身于一个古老和高贵的挪威家族，可称名门贵族。因此受到比他地位低的人的尊敬，这些人多半和他属于同一氏族；其他的庄主一般均是苏格兰后裔，被看作是外乡人和入侵者。马格纳斯·特雷尔，他的出身可以一直追溯到传说曾经建造贾尔肖夫府邸的那位伯爵，因而这里可说是他的世袭领地了。他对外乡人原来抱有一些成见，后来才有所改变。

现今贾尔肖夫镇上的居民，都曾经在不同的情况下受到过这位庄主的优待和恩赐。早在这篇故事开场的前几年，当默顿先生（就是如今的那所古老府邸里的户主）初到设得兰的时候，他曾受到岛上居民特有的热诚招待。谁也不去打听：他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来到国内这样一个偏远的角落？大概要在这地方呆多久？他初来时虽然人地生疏，但立刻对人们的纷纷邀请应接不暇，无论去到哪一家，他都可以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而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既不会惹人注目，也不必注意他人，直到后来他认为该离开那里，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住。其实，岛上的居民天生好奇，但是他们对人体贴入微。认为询问一些客人可能难于回答或不愿答复的问题会伤和气，不合乎殷勤待客的规矩。所以，虑事周到的设得兰居民，不像其它地方人那样寻根问底地探询默顿先生自己不想公开的底细。人们不去注意他的地位、身分和人品，只满足于热心搜集一些在谈话中可以听到的一鳞半爪的珍闻。

然而，巴兹尔·默顿先生从不肯吐露真情，关于他自己的一切简直是守口如瓶，如同阿拉伯沙漠里的石头那样不给人一点水分。极北区上流社会人士守礼的作风，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严峻的考验。他们觉得，去打听这样一位神秘人物的踪迹，会有碍于自己高尚的教养，因此只好忍耐着。

实际上人们对他的全部了解，只不过能简便地归纳为以下几点：默顿先生乘了一条荷兰船，来到当时刚开始变得有些重要，但

还没像现在被认为是岛上主要镇市的莱威克，和他作伴的只有他的儿子，那是一个俊秀的男孩，大约十四岁。他本人的年纪也许在四十以上。荷兰商船船长把他介绍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经常进行商贸交易的那些头面人物，他平时用杜松子酒及姜饼和他们交换一些设得兰阉牛、熏鹅和羊毛袜。虽然船长先生只说了这么几句：“默顿先生付给他的船费，那气派真大呀，他还额外赏了水手一枚王冠铜币。”但单凭这一番介绍，就使这位荷兰船上的乘客进入了一群体面朋友的交际圈。而且，这个范围还在陆续扩大，因为人们赏识这位外乡人的博学多才，看来他不像达官显宦，倒更像一位文人雅士。

默顿先生非但不愿意谈一般的话题，更不打算提自己的事情。只是有时会不由自主被人引发而生出一些议论，显现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物。他还常常持有一副严肃、愁郁或者玩世不恭的神情，好像是为了要酬答本人所受到的热情款待，他就不能再顾及自己的习惯，迫不得已去和周围的人寒暄交际。那些设得兰居民都一致认为默顿先生其人一定受过高尚的教育。只是存在一个明显的让人貽笑大方的缺点，那就是，他连船头和船尾都分辨不清，若对他讲到航海行船，犹如对牛弹琴，他是一窍不通，冥顽不灵。人们因此而感到惊讶：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一门最需要的生活艺术（至少在设得兰群岛上是如此）一无所知，而在其它方面同时又是那样广博精深。事实就是如此，奇怪也罢。

除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被人鼓起了兴致，否则巴兹尔·默顿总是显得那么孤独和愁郁，似乎一看到别人热闹欢腾，他就会立刻逃遁。习惯上是这样。当人们兴高采烈时，他却变得更加无精打彩。

女人们总是更爱探寻究竟，不知深浅地津津乐道，以此作为消遣，打破沉闷气氛。对于眼前这位正当壮年的漂亮男子汉，又是诡秘不测、心事重重的外乡人，在极北区那些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当

中，可能有人会自告奋勇要去安慰他，并希望他能接受这番关照。然而，他却毫无这样的意图，并且故意地躲开她们。并不向她们去乞求同情与安慰。

除了这些怪癖之外，默顿先生还有一种习惯，使他的东道主和保护人马格纳斯·特雷尔特别光火。这位设得兰的头面人物（他父亲出自古老的挪威家族，而父亲娶的又是一位丹麦的大家闺秀）固有一种见解，认为一杯杜松子酒或者白兰地最能消除一切烦恼与痛苦。然而默顿先生却从来不借酒浇愁。他只限于喝白水——那纯净的泉水，任何旨酒醇醪，烈性饮料一概排斥，无论你怎样劝说和要求，他绝不品尝一口。马格纳斯·特雷尔对此无法容忍，因为这等于公然触犯古代北欧人饮宴作乐时的常规，而他本人一向是严格遵守的。虽然他也曾再三声明，生平从来不曾喝得酩酊大醉去睡觉，但是人们却无法证实他究竟可曾有一次确实是在绝对清醒状态中就寝的。因此，这里有人会问：这位外乡人，在人际交往中，究竟是用什么力量来抵销了由于他那严格忌酒的习惯给人带来的不愉快？凭观察，他气度不凡，显得像一个颇有地位的人，大家猜想他不可能是腰缠万贯，也可断定他不会是一贫如洗。尽管他曾说明如何厌恶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而当他在高兴时却会施展其才华，妙语连珠地侃侃而谈，当地人由于平日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听过比这更有趣的谈话，就认为那里透着机智，很有见地。总之，默顿先生的隐私好像是神秘莫测的。于是，只要他在人群中一出现，就像一个谜似的使大伙深感兴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含义。开始，默顿先生总和他的主人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主人的正屋里住了相当长一个时期以后，一天他使马格纳斯·特雷尔感到又惊又喜，原来，那天晚上，他们默默地对坐了两个小时，一面喝着白兰地和白水——意思是说，马格纳斯喝酒，默顿喝水——客人要求主人允许他租赁贾尔肖夫镇上这座荒废的府邸。

“我正想他离开这儿，”马格纳斯心里说，“这一来，大伙儿把盖行酒的时候就不会再受到他那副哭丧脸的干扰了。不过，他这一走呀，我的柠檬可要用光了，因为单凭他瞧上一眼，也能叫大量的潘趣酒变得酸溜溜的。”^①

好心肠的设得兰人仍旧慷慨无私地劝默顿先生不要去过那种孤寂的、不方便的生活。他说：“在那种古老的府邸里，连最需要的家具都没有，许多里以内荒无人烟。说到吃的，主要的食品只有酸牛肉，和你作伴的只有海鸥和管鼻鹭。”

“我的好朋友，”默顿回答，“如果你能说出一个最适合于我居住的条件，那就是它附近既没有豪华的生活享受，也没有经常来往的朋友，我只要找一个能让我和孩子遮风避雨的地方就行了。那么，请说出需要的资金吧，特雷尔先生，让我租下你贾尔肖夫镇上的房子。”

“租金！”设得兰人应声说，“那样一所旧房子，自从我母亲去世以来——求主保她安息！——就再没有人住过，它能要多少租金？讲到避风雨，几堵老墙倒挺厚实，它们还可以抵挡好多次风暴。可是，老天保佑你，默顿先生，请再考虑一下你的计划。即便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人，要在贾尔肖夫镇居住，那样的设想也是足够荒唐的。何况你来自另一个国土，也许是英国吧，也许是苏格兰吧，也许是爱尔兰吧，天知道……”

“好在这无关紧要。”默顿急促地说。

“丝毫没关系。”庄主回答，“不过，我更喜欢你不是苏格兰人——对吧，瞧瞧他们，像一群野鹅来到这里，每一位总督都带来了他的一窝亲属，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栖息繁衍，永远住下去了。他们

^① 潘趣酒用糖和葡萄酒调和而成，再加入柠檬汁，使其味酸。在英文中 sour 兼有“酸味”和“愁郁”的意思。默顿先生能使酒也“发愁”和“变酸”，他走后只好多用柠檬。

一尝到我们设得兰的牛肉，看到我们美丽的沃伊海湾，他们自己原来荒芜的地方与此无与伦比，那时你再想把他们赶回去就办不到了。”马格纳斯越说越激动，不时呷一口被水冲淡的酒，发泄着他对外乡入侵者的忿怒，并忍受着由于回忆起这些人而感到的耻辱，“办不到了呀，先生，这些岛上已经逝去的前朝岁月和真正可爱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我们古代拥有土地的居民——佩特森家族，费亚家族，施拉格布伦纳家族、索尔比奥恩家族等，全都被吉福德家族、斯科特家族、莫阿特家族给排挤走了，单是这伙人的族姓，足以说明他们本人或其祖先都是外乡人，他们来到了这片我们特雷尔家族早在特夫-艾因纳时代以前就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土地上，是特夫-艾因纳^①首先教会了这些岛上的居民烧泥煤的秘诀，感激这一发明的后代人使他的美名永远流传。”

以上是贾尔肖夫这位显贵最爱大发议论的话题，默顿很高兴他又重复提起，一发不可收拾，这一来就再不用自己答腔，可以趁这位挪威设得兰人大谈居民与时代变迁的时候，自己尽兴地去犯忧郁病了。马格纳斯得出了一个伤心的结论，说什么“再过一个世纪，很可能挪威的居民，那些设得兰真正的庄主会连四十公亩土地都没有了。”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客人的处境，于是住了口。“我说这些，”他一下子打断了自己的话，接着对客人说，“并不是我不愿意让你住在我的庄地上，默顿先生。可是讲到贾尔肖夫镇，那地方可真荒凉。气候也不好，然而，你竟然打算住在连本地人都要远远离开的地方。要不要来一杯？那么，祝你健康。”

“我的好先生，”默顿回答，“什么气候我倒不在乎，只要有足够让我呼吸的空气，不管那空气是阿拉伯的也好，是拉普兰的也好。”

^① 特夫-艾因纳，亦称托夫-艾因纳，是挪威罗翁瓦尔德伯爵的私生子，后为奥克尼伯爵朝代创始人。

“空气是不会缺少的。”马格纳斯回答，“外乡人都说那地方有些潮湿，但可以设法补救。祝你健康，默顿先生。你必须学会喝这个，再学会抽袋烟，你就会觉得，设得兰的空气和阿拉伯的同样的好。可是，你见过贾尔肖夫镇了吗？”

外乡人暗示，他还不曾见过。

“这样看来，”马格纳斯回答，“你对计划中要做的事是根本心中无数呀，你以为那是和这儿一样舒适的港口，房屋都盖在一个内陆的海湾边上，小青鱼会被送到你家门口，那你可打错主意了，我的先生。住在贾尔肖夫镇上，其他的東西一概没有，你只会看到激浪在光溜溜的岩石上翻卷，萨姆伯格的鲁斯特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猛冲过去。”

“那我至少可以不再看到人类的热情浪潮了。”默顿回答。

“从黎明到日落，你只会听到鸬鹚，剪水鸟和海鸥尖锐地啼叫。”

“那么就这一言为定吧，我的朋友，”外乡人回答，“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听到娘们鼓其如簧之舌了。”

“啊呀，”北欧人说，“这是因为你现在听见我的小明娜和布伦姐在花园里和你的莫当特唱歌。可是我呀，与其欣赏有一次在凯恩内斯听到的云雀，或者以前读到过的夜莺，我宁愿听他们娇嫩的歌喉。然而，要是离开了她们的游伴莫当特，这两个女孩儿可怎么办呢？”

“她们会适应的，”默顿回答，“不论现在，或是将来，都会有游伴和她们玩耍，或者让她们戏弄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特雷尔先生，您愿意让我租下贾尔肖夫这所古老的府邸吗？”

“我乐于从命，既然你决定要住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

“那么租金呢？”默顿接着问。

“租金！”马格纳斯回答说，“嗯……可不是，你肯定会有一小片

从前人家叫作花园的‘普朗蒂克鲁伊弗’，此外还有一块贱价的土地，可以让佃户在那儿给你捕鱼，你每年要交纳八‘利斯庞’^①黄油和八个银先令，这数目不嫌太多吧？”

默顿先生同意接受这么公道的租价，从此正式住进作者在本章开头所描写的那座冷落的府邸，非但对那荒凉之地必然会给它的住户带来的困难安之若素，毫无怨言，而且还在抑郁中流露出一种自得其乐的神气。

^① 利斯庞是设得兰人用的重量单位。每利斯庞合十二至三十六磅不等。

第 二 章

重要的不只是景色；安塞而摩，
有人不屑一顾恬静的涟漪，
旖旎的风光，荒芜的旷野，反而去赏识汹涌的恶浪。

古剧

贾尔肖夫镇上的居民本来为数不多，当知道那座被荒芜的“城堡”即将住进一位有地位的人物时，他们感到十分恐慌。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每次来了这样一位显贵，必然强加给居民更大的负担，如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及其它的剥削压榨等等，而封建的制度对这些做法往往又会百般加以维护。每出一个新的花招，佃户们吃苦受累挣来的血汗钱就会有较大一部分源源转入这些新来的势力强大的高邻之手，由被称为“二庄主”的所享用。这次，镇上的人们是惴惴不安而又无可奈何地在等待厄运的降临。不过，事情却有些出乎意外，这些转租租户很快就发现，在巴兹尔·默顿手下，不必担心会受这种欺压。姑且不去论他收入多寡，反正他的钱似乎已经足够自己开销，从他的生活习惯看，就知道他的日常费用颇为节省，

只是有时从伦敦寄来几本书籍和一些物理学仪器，就算是奢侈的享受了。居民原以为他在那些岛上是异乎寻常的富有，可从另一方面看，他家的餐饮，以及他在贾尔肖夫镇上的其它生活需求，却都没超过一般的设得兰庄主所维持的水准。看来，这位二庄主与别人有些相同，又确乎有些不同。

村里的佃户发现贵人所至并未使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实际上还有所改善，于是就不去关心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了。既然不必顾忌受到他的作践，反之，他们开始计议，以多报少，巧取强占，尽量去捞他的好处。这个外乡人以先哲的宽怀大度，很是淡泊地忍受了一段时期，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们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而且收敛了向他肆意欺诈的一切企图。

一天，从城堡的厨房里爆发了一场争吵，参战的是给默顿先生料理家务的老管家婆和当时设得兰人中擅长划船去深海捕鱼的斯威莫·埃里克森，双方越吵越激烈，喧哗声传到了默顿先生那里，他当时正在一个偏僻的塔楼里，全神贯注地查看一包刚从伦敦寄到的书，这是几经周折盼望了好久才得到的，最初寄到赫尔，再由一条捕鲸船带到莱威克，送到贾尔肖夫。吵闹的干扰使他特别感到忿怒，于是突然出现在唇枪舌剑的战场上，严厉查询争吵的原因。双方在开始时还百般辩解，最后还是无法隐瞒，而和盘托出原委，因为管家婆向捕鱼人购买一批石鱼给家主（他们这样称呼默顿先生）办伙食，但合伙谎报大约多一倍的价格，所获利润又分赃不均而引起冲突。

真相大白后，默顿先生就站在那儿直瞪着两个肇事者，闪射出极端轻蔑的眼光。“听着，你这个老母夜叉，”他终于向女管家说，“你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我要把你赶走，因为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刁婆娘，说谎、偷窃的低下货色，而且，你还胆敢在我的家里扯直了嗓子骂人。还有你这个恶棍，你以为揩一个外乡人的油就像刮鲸鱼

脂那样方便吗？真是不知好歹，你惹得我发火，就是自讨苦吃，我充分了解也会行使你的主人马格纳斯·特雷尔的那些权力，可以很容易地扭断你的脖子。你们的统治者从古至今剥削你们的手段我都知道，诸如征收种种苛捐杂税，像‘土地税’、‘官俸税’及‘老鹰捐’，^①‘采泥煤税’之类。你们赚了 my 的钱还不满足，还要叽叽呱呱，像一群极北区的海鸥，竟然用尖厉刺耳的吼叫来打扰我的安闲时间，实在是可恶之极。你们对这一天所做的事会懊悔的。”

挨了这样一顿臭骂，斯威莫心里在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卑躬屈膝，哀告这位大人，请他不用花钱，白留下石鱼，一笔勾销这件事。但是这时候默顿先生越骂越气忿，再也无法控制他的怒火，他一只手把钱朝捕鱼人头上扔，另一只手拿一些鱼砸得他逃出了屋子，最后再把所有的鱼朝门外他身后掷出去。

这一次，外乡人怒不可遏，那神情实在凶狠可怕，斯威莫没敢停下来拾起钱钞，更没能收回他的东西，飞快地逃到小村子里，告诫他的伙伴说，如果他们今后再招恼了家主默顿，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不留情面地砍了他们的脑袋示众。

被辞退的女管家也赶到那里，求助于她的邻居和亲戚（原来她也是本村人），她巴望能恢复那令人留恋的职位。每当镇公所的人议事时，村内的老缉捕说话最富有影响力，他得知事情经过后，先批评斯威莫·埃里克森太贪心，说这样向默顿先生谎报虚帐实在太过分，每磅石鱼半个便士的价抬高到一个便士，是不可以的，然后，他规劝人们，即便抬价揩油，每先令多报三便士即可，以此为界。这样做，想必他们城堡的主人是可以容忍的，也不会大发雷霆了。因为，看来他并没存心要跟他们为难，不会反对让他们得到

^① 官俸税，居民按指定数额纳税，作为当地的薪金补贴；老鹰捐，居民应缴纳一定数量的鹰，供奉鹰贵族玩耍，这一陋规直到 1889 年才被废止。

一些好处的。“再说，十二里捞三，”经验丰富的缉捕说，“这是正当合理的赚头，如此去做，会得到上帝保佑的。”

此后，贾尔肖夫镇上的人就根据这一约定俗成的标准开价，只在四分之一的适当限度内赚默顿的钱。其实，所有的财主、军需承包商、投机商，以及新近过着阔绰生活的暴发户都认为：如果本乡邻里能这样对待他们，按这一比率收费还算合乎情理，能够容许。默顿先生至少也默认了这个章程，因为此后他再也不为家中日用开销问题操心了。

至于斯韦莎，她现在被赶出城堡，流放在外。贾尔肖夫镇上的议官长老们，都希望尽可能让她恢复管家的原职，因为她对他们是一个老练而有用的盟友，但是一时又感到束手无策。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斯韦莎就去求助于莫当特·默顿，其实，小主人对她颇有好感，莫当特常听她唱那些古老的挪威民谣，听她讲那些稀奇古怪阴森可怕的故事，知道了有关特劳或德劳的传奇。据说，故事中那些带迷信色彩的人物，就出没于邓罗斯内斯的许多荒凉的岩窟和阴暗的谷地，以及设得兰群岛的其它地区。这回，年轻人提醒她说：“斯韦莎，我想，你自己会有办法嘛，你知道，我父亲就是那样的脾气，他生起气来，就像你讲的那些古代的勇士，像你歌唱的那些狂人在发怒。”

“啊，你说得对，我心头的小鱼儿，”老太婆哭着回答，“他们是生活在圣奥拉夫^①幸福时代以前的勇士，常常像疯了一样扑向剑锋、矛头、鱼叉和火枪，把它们夺过去一起扭断，像条小鲸冲破捕小青鱼的网。但怒气一平息，他们又软弱得像水一样听人摆布。”

“是的，斯韦莎，”莫当特说，“我父亲发怒平静后，就不会再会想到它了，他确实像一个狂人：不管今天狂暴到何种程度，明天他

^① 圣奥拉夫：挪威国王。他在十一世纪将基督教传入挪威。

就忘到一边了。现在他还没另外找到一个人，来代替你管理城堡的家务，自从你走以后，没人给我们烧一口热菜，或者烤一片面包。我们只能胡乱拿些冷餐糊口。斯韦莎，我敢说，只要你大胆回到城堡，照常去干你原先的活儿，他绝对不会再责骂你了。”

斯韦莎起先还犹豫不决。她说：“我又觉得，默顿先生恼怒时根本不像狂人，而更像一个魔鬼，他眼里闪着凶光，嘴里喷出唾沫，实在可怕，再去冒险，真是触犯神灵了。”

后来，在小主人的怂恿下，她终于决定试一试，于是换上她家常穿的衣服（莫当特嘱咐她这样做），悄悄走进城堡，操持繁杂多样的日常活计，埋头料理家务，好像她忠于职守，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斯韦莎重新当差的头一天里，不在主人前露面，她想，在他吃了三天冷餐后，给他精心烧制一盆最拿手的热腾腾的菜肴，就能使他高兴，想起她的好处。后来，莫当特悄悄来报告，他父亲并没留心到伙食变了样。她自己也看出，当经过他身旁时，这位奇怪的主人没有任何反响。她揣测默顿先生已忘了过去，她继续卖力工作，不敢再有任何其它非分的想法。后来有一天，她和另一女仆争论，无意中提高了嗓门，而主人又凑巧经过，就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甩过来一句：“记住了！”那口气令斯韦莎心悸，使她此后好多日子里一直约束着她的舌头。

大家都觉得默顿管家务的形式有些古怪，而他教育儿子的方法古怪程度也不逊色，他很严厉，难得对年轻人流露出慈爱。当他心情处于正常时期时，把教育好莫当特当成一生的最大目标，他拥有很多的书籍与学识，足够就普通学科完成一位教师应尽的职责。他管束他的学生必须专心学习，力求上进。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坚定的。然而，当他的心情处于非常时期时就不同了，他无法控制自己来专心教育孩子。有好多次，当他们阅读历史或研究古典作品

时，往往会遇到一些纪事或者评论，这些读物就会立刻影响默顿的情绪，使他突然变得抑郁，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出来。在这段阴暗时期里，他就把自己隐避进一间内室，甚至连莫当特都不许进去。在隔绝的日子里，他吃得非常少，不定什么时刻走出来，随手可以拿到人们替他准备的方便的简单的食品。尤其是在冬至前后的阴冷季节里，家家户户都呆在屋里饮酒休闲，只有这位奇特的怪人独自例外。在这种时节里，他是不会遇见别人的，不至于被其他人发现。他披一件航海者的深色斗篷，尽情地沿着海滩徘徊，任狂风怒吼。踏进常青灌木丛中，在荒原上彷徨。望着冷漠的天空沉入忧郁和幻想。

等到莫当特年纪稍大，他已经了解并观察出父亲的忧郁病发作之前的特殊症状，想法当心防卫，使得不幸的父亲不至于在这种时候受到干扰（否则会激得他忿怒若狂），同时把他生活中所需要的尽量准备妥当。莫当特注意到，在父亲还没摆脱阴暗心情的困扰时，自己若无意中在他眼前出现，他的忧郁病就会延长很久。因此，出于对父亲的关怀，也因为压抑不住自己活泼的天性，年青人喜爱尽情地活动，这样，莫当特索性离开了贾尔肖夫府邸，远离家门去经受锻炼，体验人生。即使父亲在儿子外出期间已走出困境，也还顾不上询问这段时光如何在消磨。知道小默顿不在身边，并没看到他的狼狈情景，反而会使他心境安宁。

每逢这种时候，当地所有可供娱乐的场所都敞开大门欢迎小默顿，使他有机会在这暂停学习的间隙里发挥他大胆，活泼的天性。他常和村里少年一起玩那些冒险的游戏，如在夜间远足，登上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顶端，去掏海鸟蛋或幼雏。相比之下，“可怕的